

南天名邦的真容

普 艺 著

镜头

云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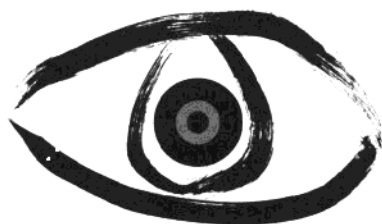


*Yunnan in focus
The true face of
the famous South
Kingdom*

云南民族出版社

132.34/66

镜头下的云南



普 艺 著®

南天名邦的真容



总序

似箭光阴，如梭星斗，岁月可以抹去山川的变迁，却留下民族厚重文化的沉积。中华民族的根在西部，炎黄文化的源在西部。西部，诞生经典的地方，改造人性的地方。千百年来，这里存在着许多鲜为人知的另类文化，他们有着与内地很不一样的衣食住行和思想观念，有自己特殊的生活方式。中国少数民族的绝大部分都生活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他们向世人展示了色彩缤纷的另一个天地。只有了解了西部的人文地理，才能看到一个站立大山高原古老民族的鲜活面孔。

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已经吹响，中华民族西进的战车已经开启。巨鼓擂响，战旗猎猎，昭示着必胜的信念。西部十省(区)的出版人，摩拳擦掌，聚会昆明，呕心沥血，达成共识，合力策划推出了这一套“中国西部人文地理大系丛书”。

这是中国第一套深度人文地理丛书，反映了西部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既描述历史与现实沟通的文化景观，又传达探索与考察的信息；既有游历体验，又是研究成果，融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地理学等多方面的知识为一体。

“镜头下的云南”是大系中反映云南的部分，其中的每一本都是以某个地域为经，以与之相关的历史场面和主流文化变迁为纬，深层次地进行挖掘。立足于这些特殊的地域环境和人文资源，图文并茂，时空串联，内容深入，文字浅出，用个人脚到、眼到、心到的踏访经历来达到重新认识云南的目的。每本书的入笔之处虽然都是一些世俗的、老百姓的生活，但所反映的是一方水土和人的关系，探讨和展现的是一种云南独有的人文精神。

这套书既有金戈铁马的雄壮，又具小桥流水的婉约，以亲临现场的感受，清新宜人的文风，于细微处见功力，用小手笔做大文章，在故事和图片的铺陈中告知读者乡土中国的活力所在。

西部不再沉寂，作为西部图书出版的马前卒，我们期望以这套图书为起点，为西部大开发推波助澜。

李安泰

2000年6月

目录

走进白族文化腹地



1 Entering a shrine of Bai
People's culture



百姓这样在生活

37 The common people live a
life in this way

文献名邦的崛起



85 The springing up land of
literature



诸神环顾的净土

115 A pure land under care of gods

马帮故人与盐井故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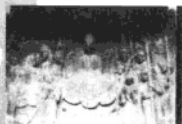
145 An old friend from
caravan and an old
place of salt well



剑川木匠到处有

165 The Jianchuan carpenter
is everywhere

嵌在石头里的声音



183 The sound in stone



白族情人节——石宝山歌会

195 Shibaoshan Songs Meeting
— the Valentine's Day of Bai Peop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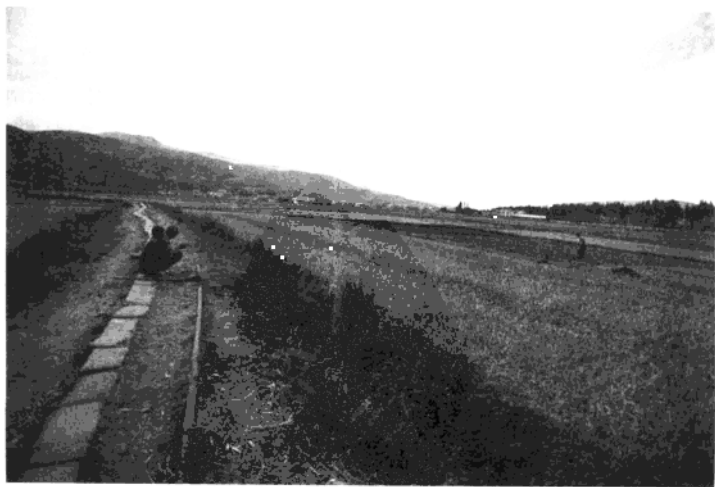
走进白族文化腹地



剑川是滇西北高原上一个古韵流芳的县份，面积二千二百五十平方公里，在云南诸多县份中不算大，而方寸之间却蕴育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营造出与众不同的名邦氛围。

说来惭愧，虽是云南人，过去我对剑川却知之甚少，偶尔几次到丽江出差，或从中甸返回昆明路过剑川，都是来去匆匆，从未做过停留的。

车入剑川，我突然就看到这条明晃晃的石板路横插于田畴沃野之间，下车打探，才知这就是极负盛名的古南方丝绸之路的一段。当年这条古道上蹄声咽嗒，商旅不绝，古道不仅沟通了各方的经济，异地的文明也超越山河的险阻，通过它传播开来。





打算。直到1998年，经朋友介绍，我成了《剑川县志》的责任编辑，才算与剑川结下缘分。

做了十余年编辑，志书编了不少，积累了许多套路，可在编辑《剑川县志》时，这些屡试不爽的经验却纷纷失灵。书稿所呈现出来的历史的悠久、文化的立体、人物的交叠、世事民情的多样、宗教的多元，使我总有不敢妄自下笔的时候。

恰逢这时，一个有关县志的讨论会在省委某机关的会议室里开场了。那天到会的剑川人有三十多个，都是在昆的主任、教授、院长、高工、总编、作家、研究员，省内享有威望的云南省党史研究室王元辅主任，著名肝胆病专家、原昆明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院长张炳彦教授，云南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段炳昌教授，《春城晚报》副主编王明达，著名记者原因以及社科院的王叔武研究员、市科委的段鼎周高级工程师都到会了。会议讨论得很热烈，我的记事本上记得满满当当。

就是那天，剑川学者以整齐的阵容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我对剑川开始有了真切的想往，我想亲眼



去看看那片文宿之星争相闪烁的土地，我想去看看被称为南天名邦的剑川的真容，于是，在一个深秋的黎明，踏上了探访剑川的旅程。

尽管云南这些年修起许多高速公路，不少县份有了直达车，到剑川却还是要费些周折。车经大理过洱源，开始吭哧吭哧地爬坡。剑川不同于白族聚居的其他地区平畴沃野，是个多山的县份，山地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若遇阴天，山色氤氲，凉风习习；碰上晴天，进入山间犹如钻到海底，只觉流光

每次走过南门街，我都有岁月难敌的沧桑感。那些临街的木板房，过去都是铺面，老板娘们穿着印有她们那个时代标记的衣服，戴着美丽的头帕，两鬓梳得溜光，和颜悦色地等着顾客的光临……后来，生意萧条，铺面就渐次地关了门。现在，这些房子大多只具备民居一种单纯的功能了。

溢彩、五色斑斓。

剑川山多，也以山闻名，县境中部的老君山，被称为“滇省众山之祖”，其上遍布灵泉，人迹罕至，相传是老子炼丹的地方；老君山的南延山体石宝山，集自然美景和人文景观为一体，其中石钟山石窟被誉为“南天瑰宝”；县境东南部的翠屏山又叫羊鼻角山，据说是“苍山之根”，雄峙滇西的苍山即源出于此；县城金华东北部的墨斗山形似画筌置于墨斗之内，山顶建有元代砖塔，是县城空中的标识，也是文人墨客虔心朝拜的地方；县城西部的雪斑山“峰列十二，每峰一溪，排如玉屏，形似点苍，上多积雪”景色可与苍山十九峰相媲美。

1999年，我到剑川采访时，大理至丽江的高速公路已经通车，新公路绕剑川而过，老路上一时间车稀人少，剑川宛如被遗忘的角落，凭添几分清寂遗世的味道。

历史上的剑川却繁荣过一段悠长的岁月。

到剑川的第二天，我来到距县城金华仅三公里的剑湖边，这是我采访的第一站。“1957年，在对剑湖



出海口进行裁湾改直时，就在这附近的海门口村，发现了一批青铜器。”面对波光潋滟的剑湖水，陪我一同前往的《剑川县志》副主编张笑打开了话匣。铜器的发现，在云南考古界有如石破天惊。尽管当时云南的考古工作仍然处于“四人帮”的阴影之中，但1975年和1979年，考古工作者仍风尘仆仆赶往剑川。在不长的时间里，他们清理出一个长一百四十米、宽二十米的遗址，其间发现松木房柱二百二十四根，铜斧、铜钺、铜刀、铜凿等铜器十四件，陶器四百七十五件，石器一百六十九件。海门口遗址的发掘，和楚雄万家坝遗址、祥云大波那遗址共同说明一个问题：最迟在公元前1150年（±90年），云南已进入铜器时代，被视为蛮荒之地的剑川在那时已经有了与中原汉文化比肩共进的追求。

站在风光旖旎、酷似杭州西湖的剑湖边，清风拂面，当年海门口的辉煌依稀可见，我突然想起云南著名历史学家马曜教授的一句话：“要了解云南的历史，要了解白族的文化，到剑川的海门口去看，到剑川的石宝山去看。”海门口遗址暗示着原



始社会即将结束，当时剑川地区已走进阶级社会的大门，从此，云南历史上新的一章被揭开了。剑川成为洱海地区最早形成村庄部落，最早形成农耕文化、铜石并用文化，最早开创白族文明先河的地区之一。

经历了海门口的辉煌，剑川在云南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凸现出来。早在西汉，著名的茶马古道、古南方丝绸之路就从剑川通过。凭借境内的雄山大川及险峻地势，剑川成为云南通往缅甸、印度等国，四川、西藏等省的要冲所在，与内陆及西亚、东南亚等都有十分频繁的商贸往来。据考证，由云南进藏的路有三条，通过剑川的是最短、最直的一条，当时通过剑川运往川、藏等省，缅甸、印度等国的茶叶、盐、大理马、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和其他药物不记其数，许多外来的文化也通过古道在剑川传播开来。

进入唐朝以后，剑川的政治经济得到空前发展。在南诏借助唐王朝的支持，不断扩张势力之初，剑川一直保持着独立，先后是矣罗识诏、施浪诏、剑浪诏三个小王国的领地。直至南诏灭五诏，统一洱海地区，建



看着镜头，老人家对我说：“我老了，见过的事比我脸上的皱纹还多，没有什么事会让我觉得稀奇了。你手里的那个长筒筒，我也晓得是用来照相片的。”





立王国之后，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剑川在吐蕃的协助下，仍然统治着滇西北地区。在其后数百年间，尽管剑川一直是各种政权均派重兵屯戍的战略要地，是“全滇之保障”，却任凭南诏、大理国与唐、宋两朝及土蕃上演如何的风风雨雨、分分合合，不断吸收各种外来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发展经济，为闻名于世的石钟山石窟“落籍”剑川打下基础。

现在研究南诏大理国的人必上石宝山看石钟山石窟，因为那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有关南诏的不可多得的实物。我不研究历史，却深深为精彩绝伦的石雕技艺和其蕴含的深刻内涵所倾倒，每次到剑川，必上石宝山，乐不知疲，有如着了魔一般。石窟之中，有三窟取材于南诏宫廷生活，场面宏大、表现细腻；其余的十一窟取材于佛教和白族生殖崇拜题材，宗教色彩贯穿首尾，各种造像栩栩如生。石窟再现了古代白族先民的非凡创造，展现了南诏宫廷的政治生活，为研究南诏社会的宫廷生活、典章制度、风情民俗、衣冠服饰、建筑工艺等提供了重要依据，因此被誉为南天瑰宝，也因此成了白族



文化的重要标识之一。还是马老那句话说得实在：“要了解白族文化，到剑川，看石钟山石窟。”

当历史进入大理国末期，忽必烈麾师南下，进军大理，在丽江以革囊渡江，剑川不幸成为元军攻破大理国的突破口。公元1252年，忽必烈的军队在丽江与剑川交界的九河一带，与大理国军队展开了一场最为惨烈的战斗，双方都死伤无数。据老百姓传说，那恐怕是元军进攻大理遇到的最猛烈的一次抵抗了，战线拉得很长，打到最后，几乎是在肉搏，当时的剑湖水血腥四起，浮满了战死者的尸体。有意思的是，后来剑川的百姓却将打捞上来的十八具元军士兵的尸体奉为本主，为他们重塑金身，供进本主庙，世代享受香火，这便是剑川最著名的“十八坛神本主”的来源。

元军占领大理国后，在云南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大力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剑川因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发展时期。到了明清两代，剑川文人辈出，渐以“文风素著”“足称翘楚”著称。清朝时，在茶马古道和南丝路的必经之地海虹桥上，黑



像这样的深宅小巷，剑川不知有多少，别小看那斑驳的墙面和房头那些岁岁枯荣的小草，它们维系的，也许是长达近千年的历史。



底金题的“文献名邦”大扁高高悬起，剑川“文献名邦”的美名从此向四方传扬。

尽管剑川地处整个白族聚居区北方之门户，我到剑川采访，却仍然由衷地感到，这里，就是白族历史文化的腹地地区。白族一直是剑川的主体世居民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在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金华镇，白族人口所占比例还要更高一筹，约到了百分之九十三左右，这恐怕在全国都是绝无仅有的。人们着白装，说白话，保存着整套白族传统的生活习俗。县境内的纳西族、彝族、傈僳族等其他民族，讲白话犹如说母语，不仅十分溜索，而且出口成章，可见白族文化在剑川的渗透之深。

在剑川，我常常随意地找几个老人采访，也到农村听过那些没了牙的老人讲故事，我把他们讲的东西串起来，发现剑川白族如此之多的人口聚合，实际上经历了三大阶段：剑川白族出现于文献典籍是在唐中宗神龙三年(公元738年)，那时境内以矣罗识为酋长的部落建立矣



罗识诏，白族渐渐地成为县内的主体民族。后来，南诏日渐强大，击败了以白族为主体的“浪穹、邓赅、施浪”三诏，三诏退到剑川，与矣罗识诏联合组成剑浪诏，与南诏政权抗衡。唐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南诏王异牟寻攻破剑浪诏。随着南诏王权的巩固，剑川结束了长期以来战争不断的动荡局面，逐渐形成了在南诏统治下，以白族为主体的聚居区。后晋天福二年(公元937年)，大理国在剑川设义督险，白族在剑川的统治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到大理国被元军所破时，剑川聚居的白族人数已占绝对优势，达到有史以来最高时期，成为县境惟一能够融合其他民族的主体民族。到蒙古中统元年(公元1200年)，在剑川罢义督险，置义督千户。元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又罢义督千户，改设剑川县。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元朝执行团结少数民族的政策，尊重信仰自由，提倡儒学，对农民实行减租政策，并号召军队与农民屯田，发展经济贸易。开明的政策和宽松的环境，使剑川境内的白族和蒙古族格外亲近起来。这期间，有大量的蒙古族落籍剑